

歸震川許點百二十子

評點百二十子卷五

崑山 歸有光 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參訂

管子下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借飛鳥形起圖伯心事桓公歎曰

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

至而至焉。非惟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

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

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

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

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管子對曰。君若

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

張東沙曰 此是一片 文字首尾 照應跌宕 不羈春秋 以後列國 之文 楊升菴曰 言遠 張賓王曰 雋而揚 汪南溟曰

進治國之本得之矣
羅明仲曰
省刑薄歛
使民以時
行王道之
要此也齊
之創伯亦
此也而齊
之所以止
于伯者行
之未免雜
于功利耳

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

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

百吏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而假令百石孤幼不刑澤梁時縱不設禁

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胃。

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鐘磬之。棖。以于嚴飾之。陳歌。舞。等。瑟。

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

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荀虞

中敘范睢
昭王相見
一段情事
略相當
張賓王曰
光景宛然

顧東江曰
數陳哀樂
令人擊節

王鳳洲曰
慶字應前
哀樂
張賓王曰
法古太公
多用此法
宗方城曰
三國有難
不救至已
以而分定
之蓋救之
為力難即

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

管仲曰樂夫仲父樂音洛下同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

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鐘磬之

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

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鐘磬之

縣音懸伐謂所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鐘

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

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是以不救為慶臣聞之諸侯爭于彊者勿與分

于彊若救三國是分子于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于是桓公曰諾

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

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

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子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

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

為之其功小定之為力易一舉之其功大功利之術巧矣張寶王曰文甚通楊升菴曰令其雌雄有喪焉文在有字丘瓊山曰楚欲吞宋鄭其暴顯欲謀事齊其詭隱向微管子其奢食上國不難矣王鳳洲曰定三君正假以為服楚之端楊升菴曰一篇之事

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得齊有兵力思人眾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國中曰寡人之所以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于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

智定于不
救更定于
不交桓幾
中折于楚
而仲持之
所謂鴻翼
者也
朱大復曰
全述前語
戰國文如
此
朱大復曰
文奇事亦
奇固其文
而文武用
之所謂太
上貴因陰
陽轉移仲
氏之所以
匡伯也
朱大復曰
名陵之師
兩君無遇
也安所令
又安請宋
鄭安有百

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

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

失于內，兵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

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

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

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

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還

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

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

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所從出南致楚越

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于南。自代秦而遂存晉于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

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

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代城文傳
乎楊升菴曰
或云發其
夾塞或云
即夾字而
易其用筆
問如畫
陳廣野曰
是鴻鵠南
北往來光
景
朱大復曰
一冷語應
上作結先
秦史記外
無此體
楊升菴曰
問前有
文以立之
題如設懸
而文妙于
啓叩
朱大復曰
易訟無情
之詞也

朱大復曰都虛言虛事為美誇張戰國法家流之託筆也其文亦戰國體華宏雄駿如出辭口稷下諸先生為之耶取辭焉善矣至散散次如不關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張賓王曰文極高古前後結構最嚴密而鬆處複處往往得趣

問

管子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子有功則士

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之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士以能

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無亂

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非大臣

老則君親令不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

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術也然後問事

事先大功先問大功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

有乎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問死

楊升菴曰行此屬下楊升菴曰大小一體求音者宜代洪鐘定律者先辨一泰王鳳洲曰察稽留是國之至要莊定山曰篇凡六十篇而耕田一事則問之士人問之鄉子弟蓋國政莫急于重農也吳匏菴曰問并即問養問族即問收深哉幾于王丘瓊山曰

事之寡其餽廩何如寡謂其妻餽廩言給其餽

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

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

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

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繼攝諸司者有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問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

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

也弃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

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除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

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

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

百行以孝為先鄉里以孝聞可謂里閭之表矣不問何以勸學陳廣野曰警進一語瞿昆湖曰柔遠則外人之田宅當問而游情亦國政之所宜稽賑貧則大夫之苛責當問而冒舉亦政典所宜廢祿以代耕無田饒而理事者力所難繼田為人率不力田而弋獵者法所不

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

既不耕此人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

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

而彼大夫責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

家臣自代亦官承吏之無田饒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羣臣

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

外外國人謂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

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男女不整齊。亂鄉

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

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人之所害于

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

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處女

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

貸數事畢
問國其有

廖乎
徐臣岳曰

稽行伍備
器用計冗

食考積儲
較車載數

條悉備矣
王鳳洲曰

修行之士
舉則百事

理
舒國裳曰

兵車為守
戰之務國

政所係故
言之不一

而足
張賓王曰

此下並列
三件而以

時簡稽帥
代問字

焦弱侯曰
伐材必冬

慎而聽命

仰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

乘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

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城粟軍糧其可

以行幾何年也行猶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

大夫疏器疏謂飾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慢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乘蓋疏

藏器疏畫而可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張者衣夾鉞鉞兩刃鉞也衣鉤弦之造鉤

挽以戈戟之繫繫謂其堅固者其屬何若其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

也其器物宜修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

者于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

謂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

以重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

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

慎而聽命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

雖以備用
亦所以節
民力
何燕泉曰
修城廓溝
壑此守國
之險

朱大復曰
國之大事
曰我故申
嚴之亦長
篇連行于
體不得不
錯綜示變
古文皆然
楊升菴曰
末官都數
問甚喫緊
真西山曰
篇中有許
多問不能
悉舉擇其
尤者詳之

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否而有黜陟
至于馬牛肥瘠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 其就山藪林澤食薦

者幾何美者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

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守備之伍器物不

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

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夫兵

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

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問

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所辟草萊有益于

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

是何所築城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謂築

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關空之處所捕盜賊除人害

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

者幾何矣謂其國內盜賊滅跡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時君為此
言故言曰法地以為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
政故曰地德為首

以見例
朱大復曰

制地合上
問為一篇

以地市關
三者大而

煩故以君
日申而飭

之有不和
制三官之

罪也飭之
即以問之

也至邊則
疆場慎守

有常禁矣
故直曰問

于邊吏此
問政與上

諸問合應
趙浚谷日

地市關三
令君所申

布于三官
關于執禁

譏察為多
關以外則

覆育萬人。百貨出于地人得以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

四極謂國之四都也。自官器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咸而市者天地之財

具也。市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于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

易而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可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

盡地之職自然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位既異當各

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關者諸侯之隘隧也。謂隘隅而外財之門戶

也。他國之財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

關者勿征于市。征于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于關。謂坐賈虛車勿索。其煩擾

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並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于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偽也

視其色之名又須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既知其德

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

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于邊吏曰小利害信小

邊邊以鄰
為主揔之
皆地政也
故曰制地
吳貌卷曰
言外事既
謹而名色
事德各察
之以觀外
則權詐之
人無所行
其教而貌
德者不足
困我也
陳廣野曰
貌德謂厚
和結之以
順其外不
謂貌德患
霍滑先曰
兵法篇云
戰而必勝
者法度審
也勝而不
死者教器

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

誠信故曰後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

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于經常

茅鹿門曰曾子問問禮屈子天問問氣化柳子厚問問興替此問問國

政皆希世奇文

鄧定宇曰伯國之道用兵尤要凡六七十問而兵戰之事大略居三分

之一故于篇後尤為加詳者蓋國治兵彊方能初伯故也

○○地圖
管子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謂路形若轅面又轅曲緹濫車之水

其水深渺名山通谷經川謂常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

種藝殖謂壤用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

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

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又曰：出入異塗，則傷其敵深；欲危之，則士自修意；與此合，朱大復曰：私行屬敵，賢句所謂給供蕭何守關中之謂也。宰相或用私財供軍，所求如寶嬰李牧是也。

汪南溟曰：此至懦弱，者殺自為一段。蓋刑賞國之大，事輕誅則

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資者知將能之謂參具。明知能三者合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敵賢不敢敵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嬰李牧之為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鉤連有所統屬徧知審天下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王鳳洲曰：地圖參患制分三篇，皆權書談一節深一節。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 參患

管子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

傷猛重誅
則失懦二
者之害其
究一也

楊南峰曰
此又以兵
挿刑若作
一小過脈
而語語名
言
失大復日
略計師兵
力之費如
此軍興之
需幾何空
不復矣善
師者慮勝
而動計日
而捷

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

能士去。亡必搆鄰。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篡故曰。

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篡故曰。

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誅

暴國必以兵。禁邪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

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

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故凡

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摧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

可當一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能盡十年

之蓄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之功能。今交力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

自勝者也。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財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費之。則攻之自拔者也。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于計。征

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境。

茅鹿門曰計定而出兵雖無天勝地利亦能戰勝攻取故曰謀于廟堂之中勝于千里之外董仲峰曰說器械濫惡之害一切中朱大復曰器即兵也成兵成勝也借一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臨水盲頓之鳴鑼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

計未定而兵出於境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

獨行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

者同實伐謂無甲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

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

則與單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

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

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

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其器既成敵往

之夫又具則天下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

不敢生心與戰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

城而禦也自散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

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楊升菴曰題曰參患文暢言兵計耳狃于強弱二患者心迷不可以計

夫也三勝者文德可來左車之徽燕陸生之招粵游夫也

茅鹿門曰論兵在於先事許多意思許多機調而設機較智乘奇應變卓不可及朱大復曰數金財為

二患在亦有不能計。心不狃而國無患。乃可以計也。計在神明。要心之。二盡而數之一起。乃可用也。文中其數不出於計一句妙。房解好器成。夫其語妙入神。

陳廣野曰。參患談兵處。佳言欬珠屑玉。膾炙後人。著蔡雄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制分

管子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

之而不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知能則巧技勇力不為愛重祿。聰

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

矣。由前行多修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

之朝一故小征千里。徧知之。有五百里令既舉眾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

知千之故徧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

況戎事之大可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